

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

恰可夫斯基著



時代出版社

這事發生在列寧格勒

蘇聯 恰可夫斯基著

傅昌文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 年 2 月北京初版 195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850×1168 印張: 19

1—40,770 冊 455 千字



第一部

隨軍記者



編輯部設在列車裏。列車停在一條死岔道上，這裏靠近一座小城市，離前綫有三十公里遠。

列車的兩旁伸展着沼地和森林。冬天，我們一出車門就會陷在雪堆裏，而在秋天，就會踏進泥坑中。

我們所在的地方，正式被稱爲「林沼地帶」。我們在開玩笑的時候，常常說：「林沼地帶的生活……」，「林沼地帶的愛情……」等等。當我們的報紙宣布爲幽默欄徵求比較好的名稱時，曾有人不加思索地提議稱爲「林沼地帶幽默欄」。

從前，這是一個設備良好的列車。在車廂走廊裏還鋪着地毯，沙發上罩着白套子。牆上掛着鑲在玻璃鏡框裏的餐車聯營公司的廣告。在這張廣告上面畫着一個面頰紅潤、戴炊事員帽子的青年，手上端着一盤烤小豬。

漸漸地，沙發套和地毯都不見了，但是這個端着烤小豬的青年却依然安全無恙……

低沉的大砲轟隆聲傳到了我們的列車裏。夜間，打開車窗上的防

空窗布，可以看見形似劍鋒的探照燈光在刻劃着天空。

在車廂的一個房間裏，住着我們三個人：溫采里、古賓和我。古賓是寫詩的，溫采里和我是寫散文的。

我們對於列車中的生活已經習慣了。我想將來戰爭結束後，我在家裏開門的時候恐怕也是要往旁邊推的。

我們的列車裏沒有餐室。我們每天要跑到岔道口那邊的一所小房子裏去吃三頓飯。那裏住着一個女轉轍手葉芙道基雅·謝苗諾芙娜。她給我們做飯吃。我們就叫她冬妮亞。她有一個大茶炊，我們每人每次都要喝五六杯茶。這個小房子裏沒有沙發，但是却有幾隻帶靠背的椅子，並且房門也像普通住宅那樣的開法。岔道口那裏的小房子，成了我們的俱樂部、休息室……

我們所要講的事情是從情報局通報粉碎赫文的德國軍團開始的。這時，在奪回的軍事基地上已經開闢了新的戰綫。我們往這裏來的時候，一路上常常停下來讓滿載軍隊、武器和彈藥的列車開過去。

夜間，在車廂的房間裏，我們爭論着主攻方向並且猜測着一些大會戰的計劃。然後，我們就去收聽塔斯社的夜間廣播，直到將近黎明時才入睡。

我們還沒有習慣於軍事生活。我們穿着新的不合身的軍裝，樣子很可笑。我們——這是指我和古賓，而溫采里過去一直都是軍人。在我們當中只有他像個指揮員。我們互相開玩笑，大家常常引用帥克的話來取笑，彼此亂用別人的裝備品。

列車中有自己的發電設備，因而在車廂裏可以點電燈，但是燈光並不亮。我們經常是在半黑暗中生

活的。

周圍是樹林和雪地。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隱藏在雪下面的就是永不乾涸的無邊無際的沼地。

一片寂靜的環境包圍着我們。來到這裏的第一天我就看見了北極光。北極光的顏色非常蒼白，好像黎明時的天空一樣。右面是火光。這個火光倒很像圖畫中的北極光。

我們覺得住在和平的列車裏，好像是開小差的行爲。每個人都盼望早日到前綫去。我一來到這裏就問編輯：究竟幾時可以出發。編輯回答說：「你不要着急。」他對誰都稱「你」。

那一個冬天，我們經歷了好多事情，也學會了好多事情，例如：整天整夜不睡覺，在雪地上燃篝火，在樹林和雪地裏尋找掩蔽部，此外我們還學會了看地圖和躲避地雷。

我們學會了尋找村落，這些村落在地圖上是沒有的，而且在地面上也不存在，因為它們已經被燒成了平地，就像是被大型坦克的履帶輾過了一樣……我們學會了珍視燒着鐵爐子的小地窖裏的溫暖，學會了坐着睡、站着睡、在駕駛廂裏睡、在車篷裏睡、在結了冰的砲彈箱上睡和在雪地中的樅樹枝上睡……我們學會了和人們相識，並且從談第一句話起就成爲朋友。

在那個冬天，我們的前綫展開了攻勢。打開了一個缺口，騎兵軍團緊接着就佔領了許多村落和火車站。

我們的軍隊沿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間的鐵路綫向前推進。戰綫的縱深等於這條鐵路上的兩個車站間

●冬妮亞是葉芙道基雅的愛稱。

——譯者

●捷克雅羅斯拉夫·哈謝克：好兵帥克中的主人公。——譯者

的距離。特別快車通過這段距離要走一小時又十五分鐘。現在，好幾萬武裝的人們、幾千尊大砲和許多裝甲列車在衝擊着這段幾十公里的地方。

從前我所不知道的許多村莊和車站的名字，現在對我們却有那麼重大的意義。

「列寧格勒」對我們來說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它已經具有了口號的意義，已經成了「突圍」一詞的同義語。

在我們中間有許多列寧格勒人。他們有時收到那邊的來信。那天晚上，古賓就收到了列寧格勒的來信。他把信放在膝上，低着頭讀起來。

「……妮妮雅也死了，戈麗雅也死了，媽媽還沒有死，但是，可能在幾天之內也會死的，因為她病得很厲害……」古賓大聲讀着，然後就像往常情緒激動時那樣把嘴緊閉起來。「你能不能給我們寄點蔥來……」

我沒有收到列寧格勒的來信。我不知道爲什麼沒有信來。那裏有我所愛的一個女人。在和平時期我們是常常通信的。我一年要到她那裏去好幾次。那時，她到列寧格勒的莫斯科站去接我，從我手裏接過去我的小皮箱。我們會面時就像是昨天晚上才離別的一樣，並沒有什麼熱烈歡迎的表示。有時，我們一起走到她家去——她的家在納爾瓦卡哨外邊，和她住在一起的有她的母親和她的一個小女兒。但是最常有的情況還是到我的旅館裏來，我們坐在窗台上，如果是春天或夏天，我們就打開窗戶，眺望伊薩基教堂和廣場。我們沒有到小島去過，也沒有到過海邊，更沒有滑過「美國冰山」。總之，我們是很少出去玩的。我們感到兩個人坐在一起比做什麼都好。

她的名字叫麗達。近來，我突然接不到她的信了。我自己覺得像是飛了一生突然跌到地上一樣。我覺得周圍的一切還是依然往什麼地方飛着，可是我却站在原地不動了。我給她和她的朋友發出了好多封信，但是都沒有回音。我想：「明天，那末或是後天、大後天……」但是回信始終沒有來。

我一遍又一遍地讀着她從前的來信，盡力使自己忘掉信上的日期，於是我就覺得每讀一次，她的話都是不同的。當我一想起我和她的距離是特別快車四小時的路程時，更覺得我是毫無辦法了。

古賓念完了他那封信，我就戰慄起來了。我沒有想到這一點。我甚至不敢想這就是她不來信的原因。我請古賓讓我看這封信。信上寫着許多可怕的事情。我把信上的署名——一個陌生人的名字讀了好幾遍。

晚上，我坐在電訊室裏聽音樂。無線電正在廣播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樂」。我轉了轉機鈕，收聽狐步舞的機械般的金屬音律。耳邊響着這種音樂，我是什麼也不能想的。後來我就去睡了。

……夜裏，開門的聲音把我驚醒了。有人在牆上摸索，尋找電燈開關。燈亮了。溫采里和古賓從部隊裏回來了。他們還沒有從肩上摘下行軍袋。他們臉上通紅，說話的時候嘴裏冒着熱氣。

看樣子，溫采里的情緒很好。他嘴裏哼着小調，開始束紮自己的行軍袋。他總是唱一個小調，填上自己作的詞。他的歌詞是這樣的：「可是你去……你往哪裏去呢？寒冷而又遙遠的……心兒呀，你藏在哪裏？藏在灰鼠皮襖裏……」在編輯部裏，大家認為他是幽默專家。一般說來，他是愉快而令人喜歡的人。無論男人和女人都對他有好感。他的頭髮已經斑白，他有一副孩子一樣的面孔和兩片突出的嘴唇。他已經四十歲了，可是在睡夢中有時就會呻吟起來，嗚嗚咽咽地喊叫：「哎呀，我的媽媽……」

「起來，」溫采里說，「起來給我道謝。」

他從行軍袋裏拿出軍用水壺。

「接到信了嗎？」古賓問道。他已經是有些醉意了。

「沒有，」我回答說。

「嗯，你會接到的，」古賓說。「這是郵局的毛病。信件現在是要經過拉多牙湖的。」

伏特加酒衝上了我的頭腦。我覺得輕鬆了，周圍一切都是渺渺茫茫的。

「我知道一種情況，」溫采里說，「你聽我說，我知道。什麼？這就是……」他總愛在兩句話之間加上「這就是」的習慣語。「你聽我說。我遇見過一個女人。她有一個兒子在前綫。半年沒有來信。可是後來一下子就接到了十封信。這都是郵局方面的毛病。你聽我說……」

我聽着他的話，也相信了他。除了這一件事情以外，我是隨便什麼都相信的。但是對於這一件事情，我却是不能夠相信。

「當然，這是郵局的毛病，」我說。

「現在我們睡覺吧！」溫采里提議說。

「不，我要先讀幾首詩，」古賓說。

「明天讀吧！」溫采里阻止他說。

「不，今天讀！」古賓大叫起來。

「讓他今天讀吧，」我調解說，然後就爬上了自己的睡鋪。

古賓開始朗誦布洛克的詩。第一段我聽到了。後來我就睡着了。

……我們的戰綫沒有經歷過倒楣的退却的日子。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塞滿行人的道路，也沒有聽到人民悲傷地問：「你們究竟走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好像陷在了沒膝的泥潭中，如果說我們前進是困難的，那末後退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沒有過赫赫有名的勝利。我們讀情報局的戰報時，很羨慕西綫和南綫，但是我們却也頑強地——雖然是緩慢地——向前推進了。

在司令官的寬敞的三間屋的掩蔽部裏，牆上掛着我們戰綫的地圖，地圖上的黑綫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的戰綫，紅綫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的戰綫。紅綫比起黑綫來是顯著地向西北推進了。

那時，我們大家都覺得我們戰綫的主要目的——衝破列寧格勒的封鎖——快要實現了。我曾屏息靜聽別人談論和列寧格勒戰綫軍會師的方案。但是，勝利的到來却比我們所想像的遲得多。

有一次，編輯給我一張紙，他說：「要寫傳單。」我把這張紙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這是由軍事委員會簽署的進攻命令。我寫好了發給各部隊的傳單。在傳單的末尾寫着：「列寧格勒等待着我們。向列寧格勒前進！」我寫傳單的時候覺得很吃力。當我的情感超過言語的時候，寫起來總是很吃力的。

我把傳單給了編輯。他說我們的坦克已經衝破德國人的防綫，並且開始襲擊敵人的後方。

「你能衝到坦克手那裏去嗎？」編輯問道。

「我試試看，」我說。

「你同溫采里一道去，」編輯說，「坐我的『埃姆卡』去吧。」

我去找司機，溫采里就開始準備行裝。

「埃姆卡」停在列車旁邊。汽車風擋玻璃上「出租汽車」的紅字還沒有擦掉。溫采里和司機並排坐在前面，我坐在後面。我們出發了。

等待着我們的是一段漫長的路程——一百二十公里的崎嶇道路。在路上我們突然覺得天氣暖和起來了。列寧格勒的變化無常的氣候我們是熟悉的，所以現在也並不覺得奇怪。水珠在車窗玻璃上懶洋洋地往下爬。溫采里向我這面轉過頭來，談起他在國境工作時的一段故事——這個故事很長，他只講了其中的一段。我一邊聽着他講故事，一邊望着冰霜已經溶化了的車窗。

我們要走二十公里才能到達河邊，過了河還得要再走一百來公里路。這時突然聽到了大砲轟擊的聲音。

「在轟擊渡口哪，」溫采里說。

「爲什麼你認爲是轟擊渡口呢？」我問道。

「在那裏他們再沒有別的目標可打了。他們總是轟擊渡口的。」

前面沒有別的汽車，所以我們的車開得很快。越往前走砲聲聽得越清楚了。

「這就是城市的廢墟，」我說。

透過汽車的風擋，可以望見一些被擊毀的磚房的輪廓。遠處，小城市好像一大堆紅色的垃圾。司機一踩油門，我們離開了通往渡口的道路，十分鐘後，我們已經行駛在被磚灰染成淡紅色的雪地上。

上了。在這個備遭破壞的小城市中，一切都是紅色的。

我們下了汽車向廢墟走去。

德國人的砲聲還沒有停息。砲彈落在我們的右方——大概落到渡口附近了。一陣冷風吹過，天又冷起來了。

這時清楚地看到，在殘破的幾幢房屋的地下室中，有燃燒篝火的光。我向一間地下室裏望了望。那裏正燃着篝火，一羣戰士在向火取暖。

當我們走進地下室的時候，屋裏的人誰也沒有回過頭來。戰士們圍着篝火坐在那裏聽一個人講話。講話的是一個女人。我們沒有看見她的臉，她的背朝着我們。

我們悄悄地繞過去看她的臉。這是一個年紀很輕的姑娘。看她的樣子頂多也不過十八歲。她說話的聲音很高。

幾分鐘後，我已經不是聽她的聲音，而是聽她所講的事情了。姑娘在講列寧格勒的事情。這一點我並沒有立刻就聽出來。她沒有說「列寧格勒」幾個字，她說話時用「它」來代替了「列寧格勒」，因而最初我還以為她是在說某一個人呢。

姑娘在講轟炸、砲擊和城內的火災。她說大商場起火了。一年前，我和麗達還到商場去過。她要給我買一支自來水筆。挑選了十來支才選中了一支。後來當我用它寫字的時候，怎麼也寫不出字來，

原來必須像甩體溫表那樣把它甩一下才能流出墨水來。我在到前綫來的途中把這支鋼筆丟掉了。

那個姑娘講完了。

我走到她跟前，問她從列寧格勒出來多久了。但是她回答說她根本沒有到列寧格勒去過，她所講的不過是聽別人說的和在報紙上看到的。她是團隊的宣傳員，一向生活在後貝加爾。

我覺得地下室裏冷得很。有一股潮濕的氣味。

「等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姑娘說，「我一定要到列寧格勒去。您是列寧格勒人嗎？我們師裏也有列寧格勒人。他是醫生。他就在鄰近的一個地下室裏。要我和您一同找他去嗎？」

但是，在鄰近的幾個地下室裏，哪裏也沒有醫生。

我站在寒風裏。砲聲沉寂了。天已經完全黑了。實在說，我還不知道因為什麼要找這個醫生呢。我不知道要和他說些什麼。如果真向三百萬列寧格勒人當中的一個人打聽一個女人，那不是太荒唐了嗎？儘管如此，我還是非常想見那個醫生。這已經不是出於理智了。我只不過是想親自見一見列寧格勒人罷了。

溫采里站在一個地下室的門前，肩上揹着行軍袋。

「你跑哪裏閒逛去了？該走了，趁着停止『敲打』的時候。你在那裏找誰哪？」溫采里問道。

「找一個列寧格勒的醫生，」我答道。

「你想打聽她的消息嗎？」

「不，他怎麼能知道呢？我只是想和列寧格勒人談談罷了。」

「找同鄉嗎？大家都在軍隊中找同鄉。這已經成了一種規律了。政治指導員們爲了這個甚至還進行了專門的工作。」

「這是爲什麼呢？」我問。

「怎麼還問『爲什麼』？」

「爲什麼大家都是那麼想見本村或者本城的人呢？」

「那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想要回憶一下往事罷了，回憶從前是怎樣生活的。」

「那末你不覺得正是在戰爭中才特別愛別人嗎？」

「唔，這已經是一個哲學問題了，」溫采里說。「我們的汽車在哪裏？」

我們在黑暗中找到了汽車。司機什列霍夫睡着了。我們叫醒了他，他費了很大力氣才開動了馬達。渡口上是一片荒涼。我們的汽車從小山崗上開下去，幾分鐘後就開到了河的對岸。大砲又轟擊起來。在砲聲的間歇中又聽到了機關槍連射的聲音。

這時，我們沿着樹林的邊緣往前駛去。什列霍夫打開了汽車的前燈，我看見道路伸進一片黑暗的大樹林裏。

「兔子！」什列霍夫忽然喊了一聲。

在道路當中，一隻兔子被我們汽車的燈光照花了眼，緊貼着兩隻耳朵蹲在那裏。我們的汽車很快地就開到了跟前，那隻兔子顯得比剛才大多了。後來，它忽然醒過來，猛地一跳就鑽進了樹林。

「這個鬼東西！」什列霍夫誇獎說。他沉默了一會兒，接着說道：「我收到了家裏的一封信。老

婆問我戰爭在什麼時候可以結束。她說『你在那邊會知道得清楚一些』。可我能回答她什麼呢？」

「應該回答，」我說。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這就是在走遠路的時候千萬不要計算已經走了多少，還剩下多少路程，因為那會使你疲勞的。應該一直往前走，心裏想着別的事情。

我們默不作聲地乘車前進，一直到看見黑呼呼的一片東西迅速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才打破了沉默。

「阻塞了，」溫采里說，然後就罵起來。

什列霍夫煞住車，我跳下了汽車。

大砲的聲音震耳欲聾。一排排曳光彈的明亮綫條在天空中劃來劃去。子彈好像不願意離開地面似地在空中忽上忽下地飄動着。

前面彷彿是有什麼行動。在黑暗中可以看見穿着短大衣的人們在汽車旁跑來跑去。汽車馬達響個不停。

遠處出現了一輛汽車。車燈時亮時滅。汽車很快地開到了我們的跟前。交通指揮員舉起他的信號燈，揮動了一下。汽車立刻就煞住了，在離我們有三公尺遠的地方停了下來。

「那邊怎麼啦？」我問道。

「『敲打』着哪，」司機從駕駛廂裏探出身來嘶啞地回答說。在馬燈的光亮下，我看見了他那骯髒的流滿汗水的臉。「他們正在敲打『瓶口』。得繞道走。」